



穿越农田的高架，孤零零的广告板为自己代言。



张江高科技的工业塔。

# 城市尽头， 无人之境

【文/张晓雯 图/Peter Dixie】

## 走出边界

Peter Dixie 出生在英国相对偏远的地方，去朋友家常常需要步行一段较远的距离，家庭假日也大多在西威尔士漫步度过，在周边散步、探索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不论住哪。

2005年第一次来上海游玩后便再没有离开。那时，Peter住在世纪公园一带，离那些参天的高楼向东走上10分钟，就过渡到了普通的乡村景象；向西，过江，他同样想知道过渡点在哪。10年前，这边界还只是长风公园。

“起初来上海的时候，我想拍摄的是高架。有朋友告诉我上海的简称是‘申’，高架也像一个‘申’字形。我想这不是很奇特吗？如果你从空中往下看的话。”13岁起便因研究杂志上的滑板照片而爱上摄影的Peter，现在专攻城市建筑摄影。高架项目是不可行的，因为这座城市“充满了墙”，视野无法延伸。“是我的问题，”他说，“我在拍之前预设了对城市的想象，应该先好好观察实际在这儿的是什么，而不是把我想象中的故事加在其上。”

在一次驶出城外的旅行途中，他发现城市的外围比市中心更吸引自己。偏僻之地，不一定代表空洞和乏味。

## 拜访尽头

在Peter看来，城区和郊区的存在本来是固定的。然而一旦交通出现，两者的边界开始前挪后移。流动的相对状态中，他选择地铁这一表征来开启“Hinterland”即“上海大后方”的摄影项目。从3号线北上海方向的终点站开始，按照顺时针的顺序，去拜访每一个尽头之地。一是为标记，二是不断“向远”、新开的终点站本身就是城市变迁的象征。

这个项目花费了Peter三个冬天。为了赶上天际线，他常常凌晨4点多起床去坐首班车。每抵达一个站，他依然用走路方式，走上三四个小时，不带地图，绕一个圈。闵浦大桥、张江高科、迪士尼园区……他在这些地方观察到的有刚刚描画出轮廓的地基，有被柏油路和高篱篱隔开的农田，有新老工业区，有低矮的平房居住区，有新造的高楼，还有灌



芦苇河岸是浦东区域，而黄浦江对岸的浦西早已开发久远。



每一个大后方都很常见的基础设施，组成了该地区之后发展的框架。

在一次驶出城外的旅行途中，他发  
现城市的外围比市中心更吸引自己。偏  
僻之地，不一定代表空洞和乏味。



木堆成的“残垣”，却成了鸟儿和自然生物的珍稀栖息地。

Peter在布里斯托大学念的是哲学，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拍人，又从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蛮荒之景中得到了什么？他说了一个故事：“一次我翻过一面墙，正要拍景色，看见一个女人在收割某种食物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觉得有趣。我的照片不直接拍人，但都看得到人活动的痕迹。农田是人种的，路是人修的。很多事情都是如此。”

背着10多公斤重的设备徒步探索，回去后选图的时间往往更多。56张素材最后不剩20张，Peter想要让这些来自大后方的照片组成一个系列。就像他平时与妻子创业主攻的建筑摄影，楼房不言，但故事在那。城市尽头的无人之境，亦是如此。当然，作为普通人的上班族并无可能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打造一个空中花园。“但其实这并不能阻碍我们需要一个花园的梦想。”

## Way of thinking

### 来自哲学系摄影师的思考

作为摄影师，Peter并不认为自己的照片能起到什么记录的功能。因为记录代表着永恒，而他拍的东西只会存在短暂的时间。尤其是在上海，这个他3个礼拜没回去就发现变了一大圈的城市，和他来自的欧洲那种万年稳固的风格不同。但短暂是有趣的。在城乡的交汇处，介于农耕和工业的景观被城市发展的脚步占领，经济的发展、系统性的扩张、卫星城的发展是这个哲学系摄影师作为一个外来旁观者的思考。而在这一切之外，尽管城市的边界不断变动，外延不断往外，某种程度上说，那都代表着一种不可辩驳的希望。

(文中所有照片由Peter Dixie提供，Peter肖像由Florian Ritter提供。)